



試以漢代音樂文獻 及出土文物資料研 究漢代音樂史（五）

——討論吹管樂器六種

陳萬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

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研究所教授

二、胡笛 角

胡笛 這種音樂樂器，為胡人（匈奴）所造，吹之以作樂，流行於西北及西域一帶。其形制究竟與何種古笛說法不一。茲據林謙三《東亞樂器考》（三六六面）想像圖之形制：

1. 笛身係圓形的，呈管狀，一端有吹口。
2. 笛身有圓形指孔，一端有吹口。
3. 笛身有圓形指孔，一端有吹口。
4. 笛身有圓形指孔，一端有吹口。
5. 笛身有圓形指孔，一端有吹口。

現在所傳說的胡笛，見於鄭玄《周禮注疏》（卷九）：胡笛，木質，三孔，兩端加角，和聲而止。長二尺三寸九分六釐，內徑五分七釐（清尺每尺合公釐三二公分），以律度之（圖

二一），用於燕喜宴飲樂，和略此器為老子李約瑟所造；又說張衡從西域傳來的；又說可能是外族匈奴人搬入中國，匈奴人也可



圖二一 清鄭經式胡笛圖影



圖二四 臨川城郊東晉程璜墓出土騎吹畫像磚

畫面六騎，有樂師五人在馬上演奏鼓吹樂：前隊第一人執鼙鼓？第二人擊鼓，第三人吹排簫；後隊第一人擊鼓，第二人吹簫，第三人吹排簫，用以鼓勇士氣，增強軍威。《後漢書》卷四十七〈邊郡列傳〉：「趙超破番奴，故進攻龜茲，「拜超為將軍長史，假鼓吹幢麾。」注：「幢吹，麾，皆古時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漢書六朝詩》言樂一鼓吹和騎吹。見本書，一九八一年，文物，七期，八百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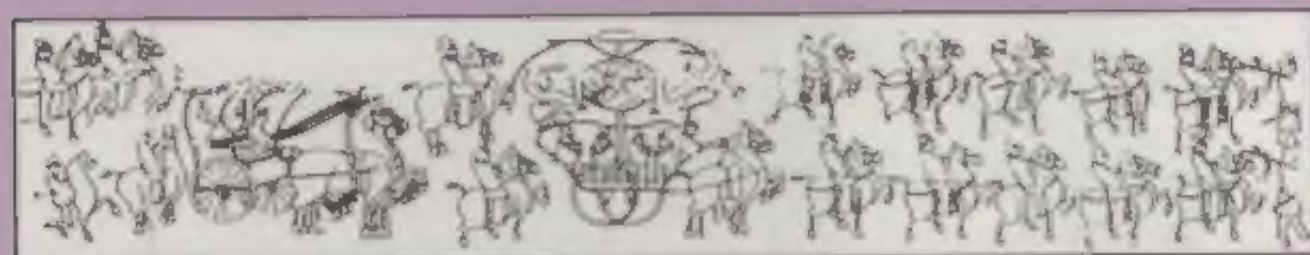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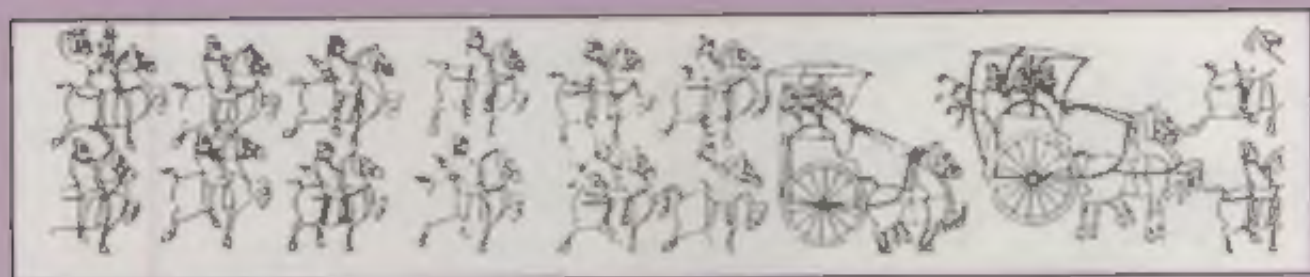
角 也稱「胡角」，《晉書》云：「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應用之橫吹，有雙角胡笳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圖二五）可見漢以前西域就有了這種樂器，並出自先人的創作——羌人在戰國時到達塔里木盆地，使用羊角或牛角製作「角」，是沙漠地帶游牧民族呼嘯的工具，後來這些地區

也出現了「胡角」，「為胡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陳思王集》）；「角」從獸角演變到胡角，由此形而到直角。現代蒙古民族民間的「號筒」，就是繼承古代胡角、龜茲胡角發展而來。

漢代圖繪中，因為「角」與「笛」（吹簫）並非清晰可辨，一般論述此問題時，多作「笛（或角）」方式表示之，在山東歷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刻有許多東漢前期社會歷史真實性的珍貴畫像（圖二六、二七）；如該石祠北壁東半部畫像，上層王者出行車馬隊伍，自西而東，有車四輛、馬三十餘，最前二騎為前導，其後車二乘，車後十二騎，最後四騎為騎吹樂隊，



圖二五 宋樂器雙角（長笛）摹刻



圖二六-二七 郭氏石祠壁畫之出行圖局部摹本



圖二八 郭氏石祠壁畫之壁畫半部摹本



圖二九 郭氏石祠畫像北壁西半部拓本

上排二人吹排簫，擊鼓；下排二人吹排簫與吹角（或簫）（圖二八）。北壁西半部畫像，在又衛士二人前導，數十騎，再後則吹車，後又二騎，畫像右室主人出行王車始出現，車蓋處刻「大王車」三字，又四騎隨後，畫像結束（圖二九）。東西兩半部合成全壁，場面浩大，上排吹奏樂隊，有一人吹角或吹笛，因樂器本身迄今未見正確認識，但參考其他青銅、石鼓銘號，正是執著一雙獸角（圖三〇）進行吹奏，如此獸角可由以下敘述，獲得證實（孝堂山石祠畫像年代及主人誌探，見趙維慶，一九八四年，文物，八期，三四頁）。

郭國車車史改與千林訓第一〇〇號畫像，有一尊伎樂大吹奏角（圖三一），此器為地形獸角或羊



圖三〇 郭氏石祠吹奏獸角局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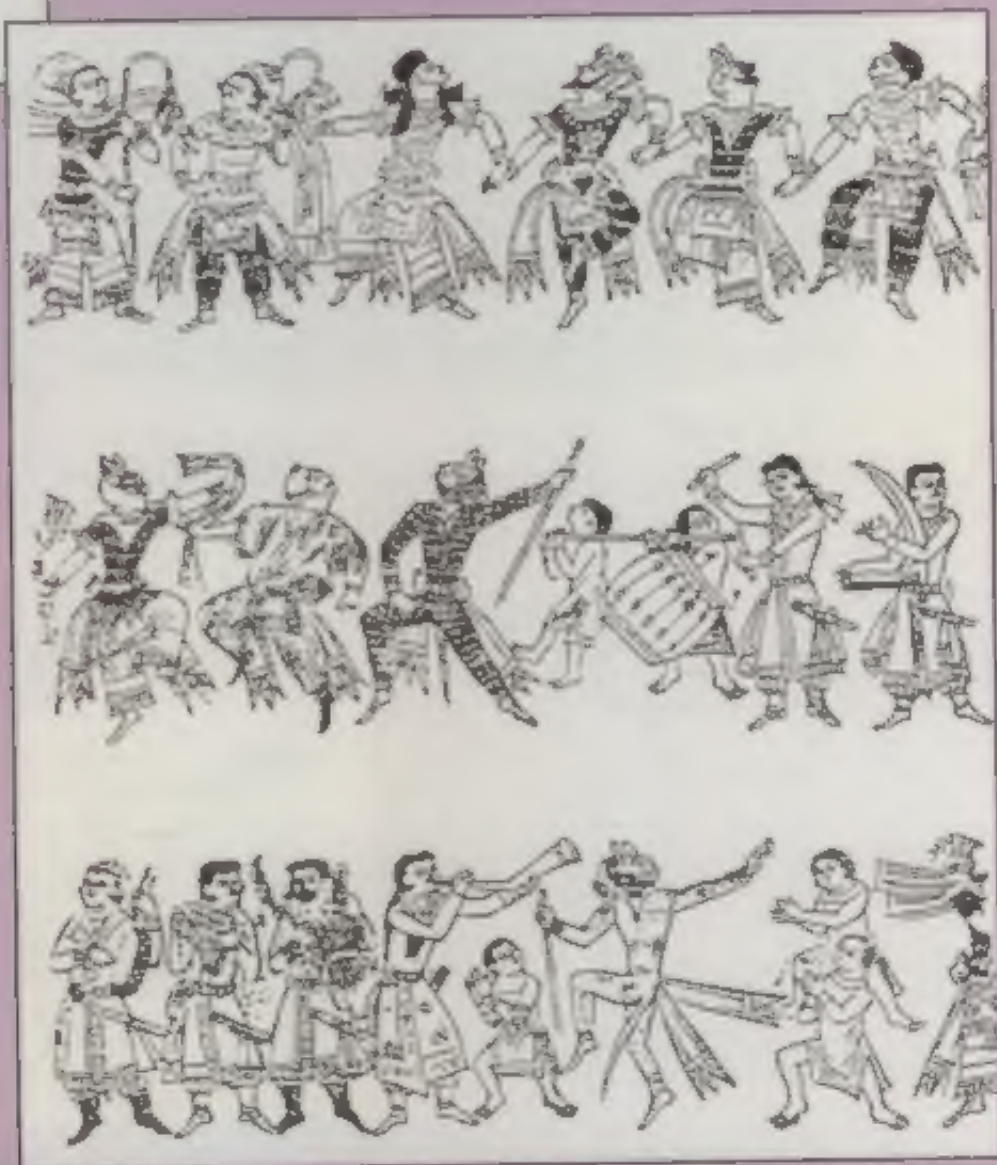


圖三一 新豐摩崖造像千佛洞一〇〇窟供養天吹角

角，與半空山竽吹奏樂器特器相似，故新豐石經書稱為「吹角」。演奏中角吹奏時，上半身稍往上仰挺，而且右手當腰，左手伸掌吹之。「角」是佛教音樂的樂器之一，如《妙法蓮華經》：「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後世吹角，

正本色戲行之事，這與南北朝開創的，角此時尚在流行，它是一種自由山竽樂器，奏出高低兩聲音而已。

新豐摩崖（古龜茲地）東北二十三公里山麓巴什故城，是龜，晉時期佛教寺院遺跡，一九〇三年



圖三二 新豐摩崖巴什故城佛寺遺址出土舍利金龜茲樂月圖像

（清光緒二九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在蘇巴什古寺的西大寺遺址中，掘出一具高僧圓寂後的殯具「舍利盒」。盒木製，表面覆蓋紅、灰白、深藍三色，刻有這外皮的颜色，便呈現了精緻的龜茲樂隊圖像。樂隊中的樂師，分別是演奏

雙領箏、大鼓、角、鞀半鼓等鼓（？）、排簫、琵琶、箜篌，伴著化妝的舞者，載歌載舞，非常熱鬧，充分表現龜茲對外愛舞樂風的特殊風情，與純粹的宗教繪畫，有所不同。尤其是吹「角」的樂師，他執著兩截合成的長角，顯然與克孜爾

石窟「短角」有別；身穿翻領緊身花邊長袖，腰繫連珠紋飾的腰帶，下穿長褲，足登高筒靴，腰間掛著一把短劍，加著短髮，還繫著布結，是典型的西域裝束（圖三二）。這「角」也應該是龜茲典型音樂文化造形了（曹旭初〈龜茲舍利盒樂舞圖〉）。

一九五三年西安市南郊草廠坡村，發現一座北朝早期的墓葬。出土部分陶器、陶俑等文物。在墓道西側甬道，有騎馬吹角俑一件。（圖三三）造型生動，具漢魏以來寫實主義作風，該墓早於北魏正光



圖三二 龜茲舍利盒樂舞圖



圖三二 陝西西安草廠坡村北魏墓出土吹角俑



圖三四 河南鄆縣北新七色彩繪畫像磚模吹

四年(五二二)，惟墓草廠西壁陶方直鐘形，與東漢墓室相當一致。所異者，是墓道兩側設置了陶室。其出土生活用具方面，俱嚴厚的保留漢魏餘風(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魏墓的發掘，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九年，考古，九期，二八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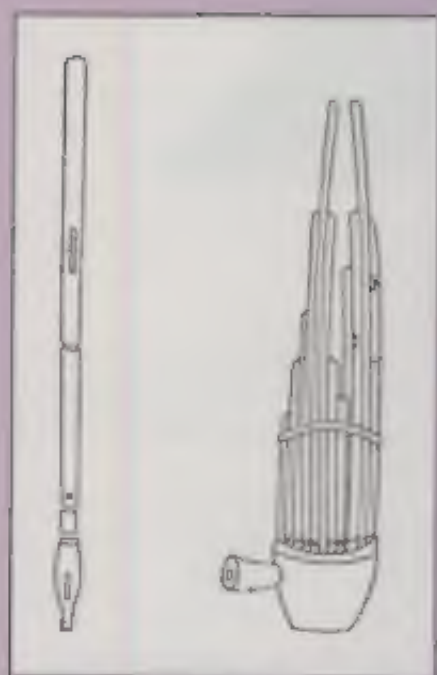
這位騎在馬上吹角前部的戰士俑，也許是騎兵隊的一員，陶馬原存彩畫，現已剝落，似乎穿著厚重的馬鞍，在寒風刺骨下瑟縮。而戰士精神抖擻，吹著長角，劃破長空，聲震雲霄。這吹角俑提供了我們對樂器演奏研究的參考。同形式的角，在河南鄆縣北朝七色彩繪畫像磚墓也出現(圖三四)，畫面是四位橫吹樂師，戴黑帽，飾黑帶、絛帶、皮靴。前二人吹角，角口繫紅絛長幡，首飾飄揚。後二人腰間掛紅色腰鼓，右手敲擊，左手執著鼓槌，半後整齊前進。這批出土的畫像磚，用筆甚俊，彩色鮮明，神采奕奕，不但結合音樂史研究，補強了研究基礎，對於歷史與繪畫藝術貢獻，更是寶貴(河南鄆縣發現北朝七色彩繪畫像磚墓，陳大康撰，一九五八年，文物參考資料，九期，五五圖)。

三、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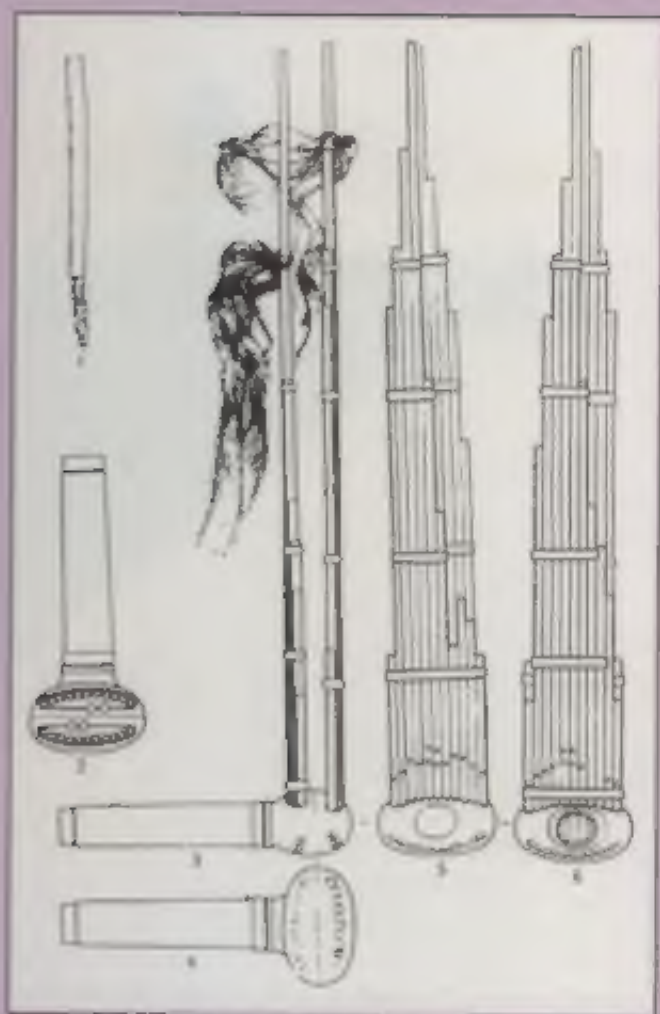
笙 笙是動氣鳴樂器。古代的笙，管數(笙笛)多寡無定數。

《說文解字》：「笙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雜雅》：「笙之大者十九簧謂之鳳，小者十三簧謂之和。」現代笙分南北，大致以十七簧為「北笙」，十三簧為「南笙」。笙管清亮且短參差，相對似鳳翼，故笙被號「鳳笙」。笙的發音體為管內附不同長方孔安簧片，外側開圓孔出音，因簧片距離的輕重，調準音律，音色明亮、華美；同時能吹奏幾個音，不和能吹奏四度、五度、八度等傳統和音，也能吹奏三和弦、七和弦，以及較複雜的和弦，是中國樂器中難得的複音樂器。（圖三五）

笙的起源不可考，相傳「女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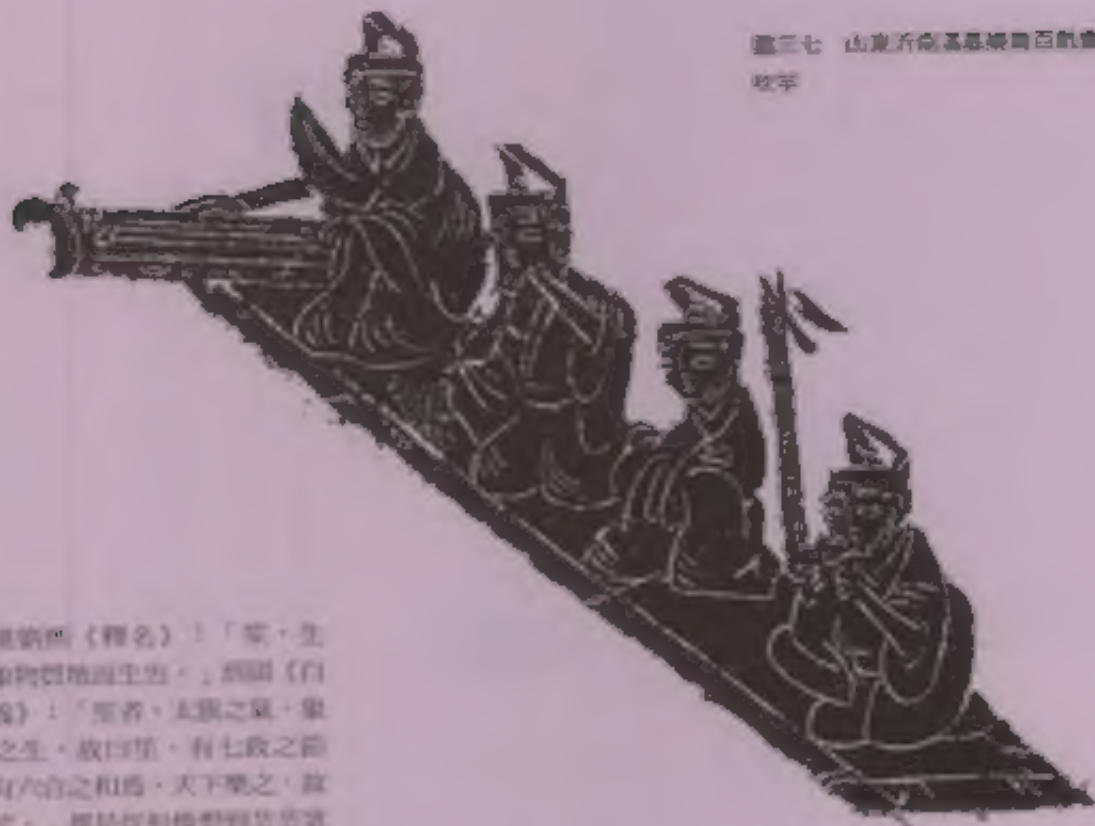
圖三五 現代通行笙圖



圖三六 西周厲王姬壺王壺一號墓出土笙圖

氏之笙簧」（《禮記·禮樂記》），「隨作笙」（春秋世本），戰代（前—四〇—前—二二年）甲骨文中有「𦵏」字，據說即外笙。《詩經》〈豳風〉：「笙簧以聞，鳥獸嘒嘒。」想像原始時代酋長人物，持著樂器在前，後面一大群人與動物跟隨著，簡便或呼聲似的。《周禮》〈

大司馬〉笙師是樂師兼教師，教授學士官樂部的演奏，在樂團中居相當重要地位。春秋戰國室廬稱一絕——「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詩經小雅·鹿鳴）這是國君宴樂諸侯最為隆重儀式之詩。



圖三七 山東沂南漢墓陶百戲圖像「管絃樂」吹管

漢劉向《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顏師《白虎通義》：「笙者，土鼓之風，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竅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雖是從形像想到音樂產生、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並無益於樂器研究。應劭《風俗通義》：「笙具四寸，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也。」(《漢學堂書本》)注意「笙具四寸」是否有錯謬？同書「平，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簧。」現在，漢代的笙還未見出土，早在西沙偽王唯一號漢墓中，出土完整的明器一件(圖三六)，通長七八公分，已相當的長，二十二簧；如果，按東漢《風俗通義》記載，它的簧數已減少一簧，長度則還不足一九、八六公分，正應《漢尺》四尺二寸，應合公制九七、八六公分，幾乎是一公尺長，從沂南漢墓陶像石看到的「管絃樂」拓本(圖三七)，平

對笙來言，它體積長大，是百城較前的高低簧管樂器，根據這種觀察，如可作為辨識漢代平對笙圖像的標準，則這些漢代陶像石(圖二八)、画像磚(圖二九)，都是平的演奏。

《四川漢代畫像石集》第八七圖<吹平(?)>(圖四〇)，原埋成都北門外出土，畫面右側一人正在吹樂器，「從形制看來，大約是平對之類，不過簧數較少，幹又細直，不似相像。蘇崇義《三才圖會》說：『按正應疑古之平笙，與今世平笙不同，這一個可能正是漢代的形式。』」(已據原書訂正、刪註)因為我們已看到很多漢代吹平對

像，這種圖像也許就是漢代的「笙」，也並沒有到《風俗通義》的「笙具四寸」，更不能遽視為「笙具無誤」了。

然而有異，四川廣安南市漢墓也出土泥質灰陶「吹笙俑」(圖四一)，形制頗似：一九七七年河南唐河新店村發現蔡平大尹漢墓漢人畫像石墓，其南面西壁畫像，及北闕室北壁畫像兩幅「百戲圖」，都左起第一樂師跏坐，手執吹(笙)應節演奏(圖四二)，它的形像與「吹平對」、「吹笙俑」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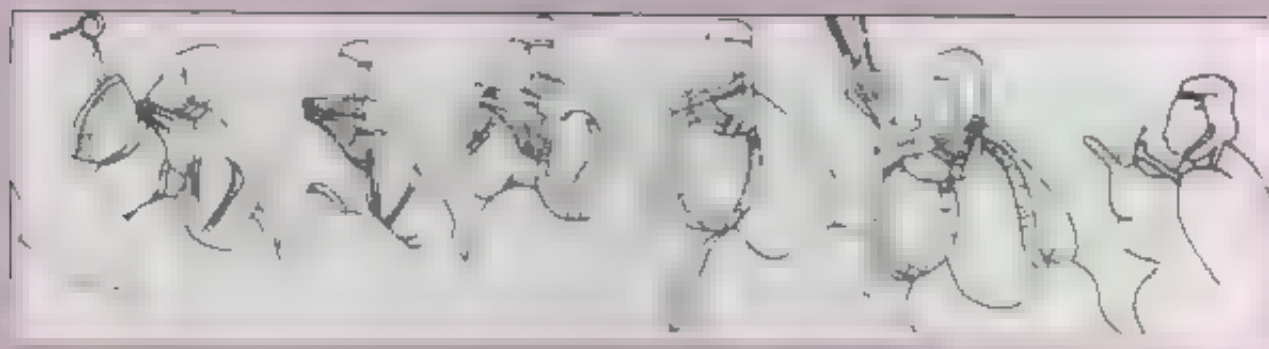


图 8 山童舒同重像之桃李春风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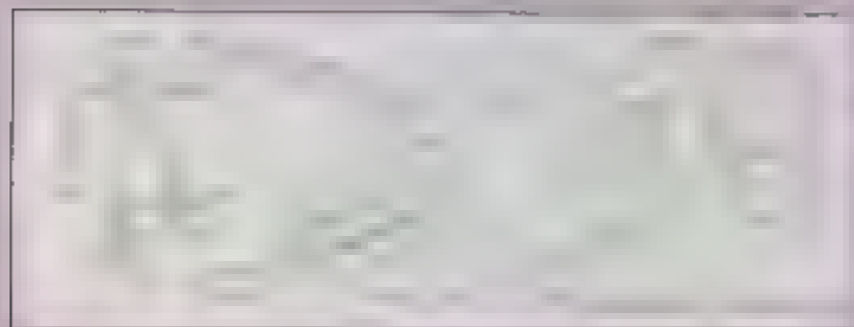


图 9 山童舒同重像之桃李春风 局部

儿们也。湖州个数千人外外外，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儿们也。儿们也。儿们也。



图 10 山童舒同重像之桃李春风 局部



【圖四一 (四)】 廣陽門外，自晉墓出土的瓦甬

14. 26

14. 2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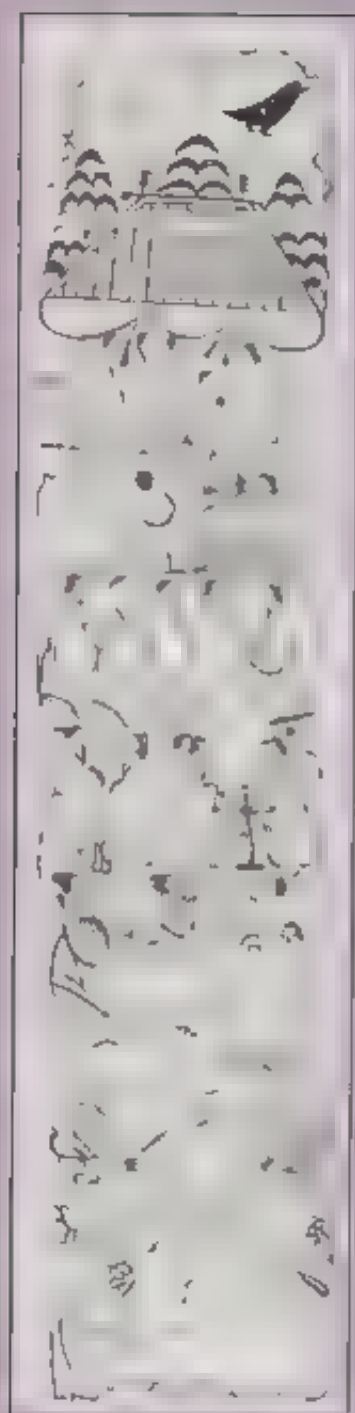


图 00 山景图（全） 丁巳年

景图（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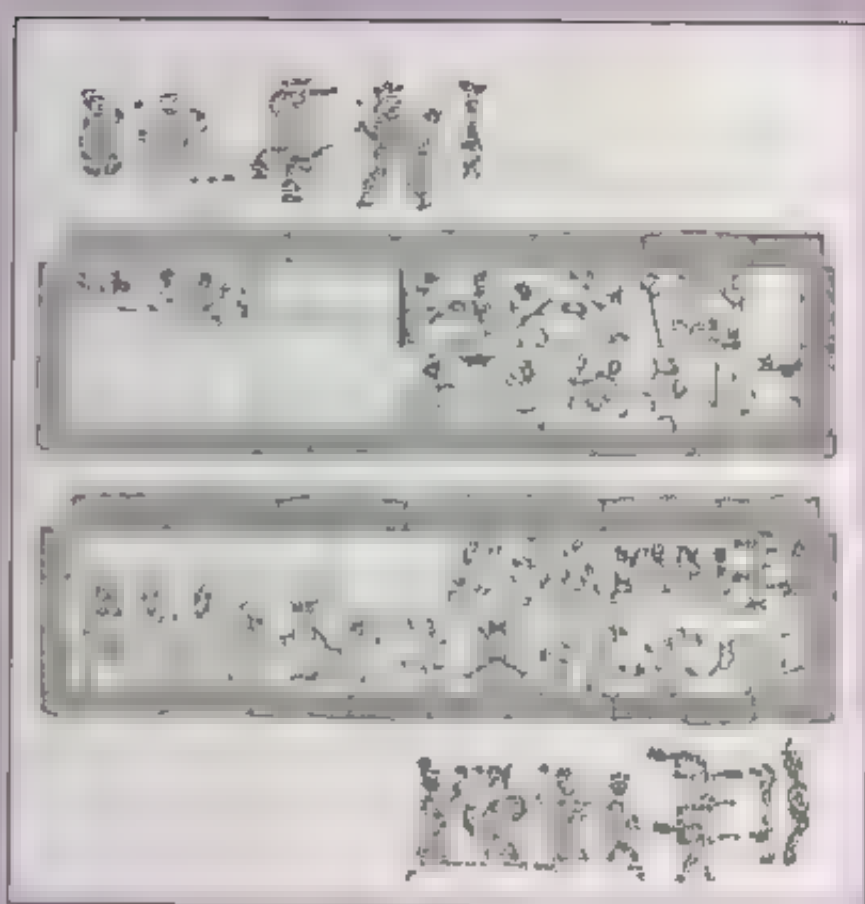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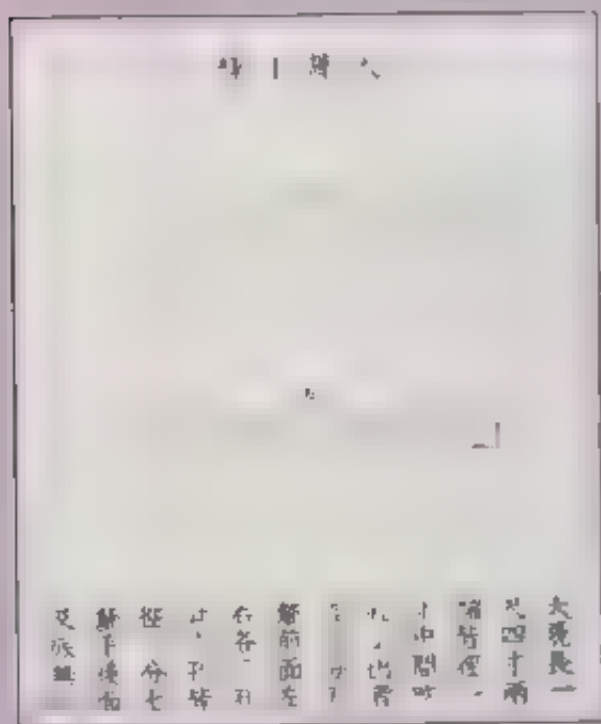


图 01 山景图（全） 丁巳年 景图（全） 丁巳年





【图4-4-4】 1. 宝角山出土一號半瓦当 2. 宝角山出土四號瓦当 3. 宝角山出土五號瓦当



圖四五 雙碑全書大殘小帳書影

[illegible]

圖 校稿 我研習本帳時 曾
按此律 附我本 諸經案 製作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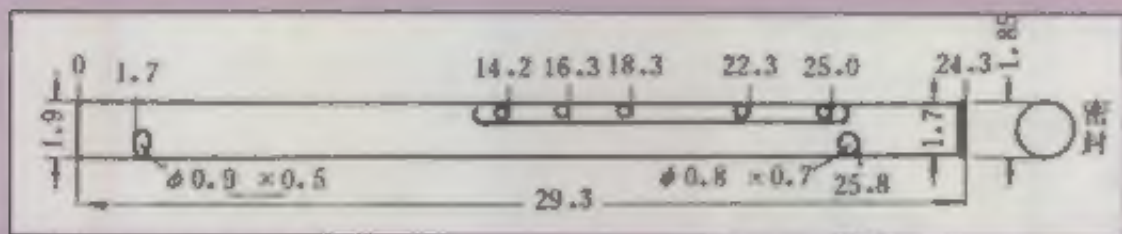
● 李等持學：陳、謝君來試
咳，自、周、陸計事忙，迄未作成醫
驗工作，現在，此原放實可也。

時力無從尋獲 陳於翌年冬辭職 陳
秉東。現任台北市國樂團指揮 陳
十 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

教，並告訴我們奏方法。前後孔全空，吹滿後，開前孔，孔是d，再孔是e，到時開，兩孔空，……由於這種換孔方法，則



圖四六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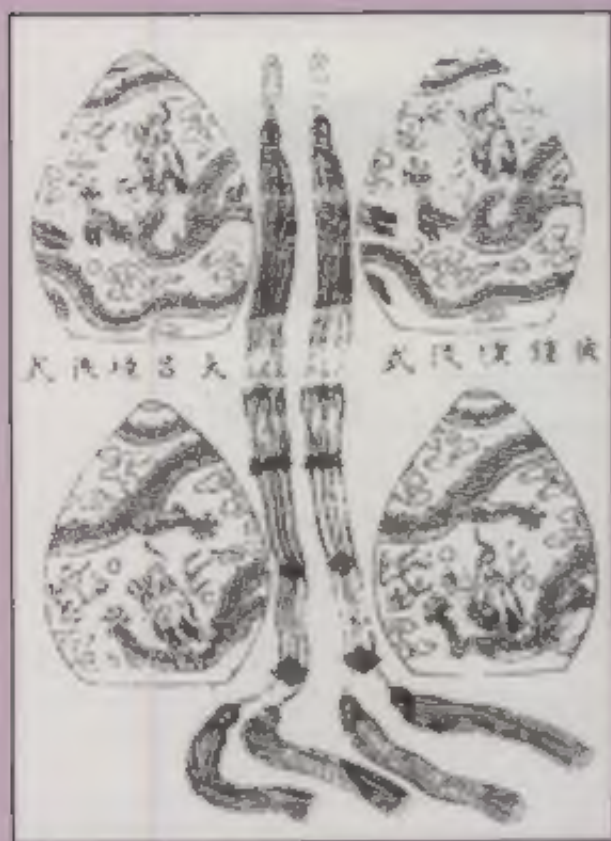
圖四七 隨縣曾侯乙墓簫圖



圖四八 清初繪畫圖式結法簫管制

對於劉復所敘述其編都驗舌簧的音樂，未詳釋式按孔方式，就失於具體，更何況此器吹奏時節之間，猶不相同耳。

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單管多孔樂器（圖四六）一件，全長二九·三公分，外徑一·九公分，有一個吹孔，五個按音孔，和一個出音孔，按孔與吹孔、出音孔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成九十度角，管體兩端封閉（圖四七），「從這一點看，它和文獻上記載的簫有些相近。」（《中國樂器圖志》六七面）「簫」應該指閉管式的樂器，與「笛」有兄弟關係，《詩經》〈小雅·何人斯〉：「伯氏吹簫。」仲氏吹簫。」〈大雅·板〉：「天之錫民，如斯如彼。」就因為它們同屬閉管式樂器，才使人認為它們有手足之親。閉管樂器與開管樂器發音不同：閉管樂器則剛硬的振動相似，可以發出任何次數的諧音，開管樂器祇能發出奇數次的諧音，如果樂是開管的，那就雙管



圖四九 漢朝正呂圖式圖樣(重刻)



圖五十 漢朝正呂圖式圖樣(重刻)

了；清朝《御製律呂正義》所著錄的漢，就是採閉管（圖四八）式的。與漢朝追求「復古主義」音樂的時標，背道而馳。

清朝的「律」（圖四九）不但外觀華美，與「箏」合在一起，簡直就是一雙孿生兄弟，可是它的構造原理（圖五〇），在《律呂正義》中，有五千字以上的解說及算術方法，顯然它的學術價值，不啻許多人對它忽視。雖然這本來同是閉管樂器，卻因為開了口，便失去了與笛並駕的光輝。我們按照這圖的幾何圖示，作為製作這的基本數據，絕對可行，而且還合乎古制。

至於「正呂」中所載：「全橫（體橫）一八二六四六八二九」，讀數為：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六億九千八百一十三萬九千九百零五。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它計算是非常簡便的：不過它的許用，讓我們瞭解到，這是講求「體橫」的樂器，本來還很簡便，可惜還都改為閉管樂器，類似閉笛，已失其「樂器而簡便」，「實體而簡便」（見《樂書》）的原則美感了。

關於漢代漢的出土資料，一九五六年四川成都站東漢墓群清理，發現墓中有吹奏樂器，演奏樂器：鼓、瑟、箏、篪、笙、竽、笛、篴、

篴、篴、木子、篴、篴。一九五四年湖南長沙楊家灣M六號墓，年代為西漢初期，墓中有木製樂器八件（圖五一），其中有吹奏樂器一件，因箏的吹孔與按孔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而是成九十度直向，吹奏時按孔必須偏向前方，用雙手捧著，勢風對正中間吹孔，噓氣發覺，與吹箏情形相同，此件樂器正是如此。另一件木製箏，因其雙手亦像似合攏箏兩端，都有吹奏姿態，棺所持樂器已佚，不能肯定就是吹篴（長沙楊家灣M〇〇六號墓清理圖冊，湖南省文物會編，一九五四年，文物參考資料，十二期，二〇頁），還



圖五— 湖南長沙漢代陶六號漢墓出土樂俑

有河南鄭州出土漢代「奏樂」畫像磚（圖五二）：「兩人皆戴冠，著長衣跣坐，左一人一手持箏鼓，一手持排簫吹奏，右一人雙手持『篪』於口邊吹奏。」（河南漢代畫像磚，鄭州等撰，民國七十五年，丹香圖書公司本）這些漢代樂器圖像刻版，較為少見，是極富有學術參考價值的珍貴史料。

一九六九年河南鄭州西漢墓，發掘光復東漢古墓五十二座，其中八號漢墓前室中部，放置一組樂伎、樂器、音樂、指揮陶俑群，原應為樂伎與舞者在前，排成三角形，樂者在後，排成一字形，另一頭戴花冠，身戴高大的冠飾，在樂



圖五二 河南鄭州漢墓出土「奏樂」畫像磚

所背後，現圖舞俑一人，樂師四人，梳髻髻，面彩殘存，穿紅色長衣，其左第一人，為吹笙婦，雙手捧吹火奏，神情生動。燒陶吹笙俑合觀，亦是難得的音樂文物考古資料（圖五三）。此墓亦出土及附葬物品，判斷為西漢元帝、成帝時期的墓葬（濟南西漢濟三出漢墓的發現，河南省博物館，一九七三年，文物，二期，四六版）。

《後漢書》上卷二〈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十年（六七年）四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自北至）（暨至），又祠鄧者，還幸，召校官弟子作雅樂，東園囂，帝自御埽視和之，以觀豐實。」這是東漢明帝劉莊巡幸河南南陽郡鄧縣章陵，又召學官弟子演奏雅樂，他個人還親自吹埽，獎勵訓，表示迄今皇帝熱愛雅樂，恭儉桑梓之心。

漢代吹管樂器有排簫、笛、羌笛、笙、笙、篳、篳、胡笳、角等

九種，本稿現所敘述圖，羌笛、胡笳、角、篳、篳等六種。其他排簫、笙、笙等三種，已在〈故宮文物〉月刊（雜誌一五九——一六〇號）〈新制漢墓樂舞百戲遺像論義〉中涉及，其未詳之處，本稿亦作補充。總之，我對於音樂考古方面有些興趣，然受限於研究環境，所看到的出土文物資料，都是偶得性質，未能學到寶物，容待申駁失色，向李濟先生指止。▲

參考書目

- 中國音樂史綱要 中國音樂研究所編 一九八八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音樂 趙風翔 一九九一年 現代出版社
東亞樂器考 日林謙三著 一九八二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 中國音樂研究所編 一九九四年 音樂出版社

中國少數民族樂器誌 中央民族學院編 一九八八年 音樂出版社
中國樂器圖志 劉東丹等著 輕工業出版社
中華五千年文物樂器樂器圖 陳茂勝著 民七十四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疆石窟寺中的樂器研究 周西侯著 一九八四年 中國音樂家協會新疆分會
雲南漢代音樂樂器圖 李佩著 一九八一年 人民出版社
絲綢之路樂器圖 萬桐君等著 一九八九年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國古代音樂史影集楊蔭蓀著 一九八一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
其他樂器如排簫、笙、笙、篳、篳、胡笳、角等……皆不刊。



圖五三 河南濟南西漢墓出土樂舞俑